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三十四回 藍面鬼撲捉黨翼兒 大將軍錘擊滑道士

詩曰：紛紛野道是旁門，浪調驅妖反受驚。  
修正履方魔自退，不須按劍誦黃庭。

話說荀氏雖是女流，素有主見，不信邪鬼。當下因二女說窗外小人之異，一同上樓，望窗外觀時，真煞作怪，那瓦上的小人兒比前長了寸餘，帶著兩個藍臉小鬼，在簷口打團團，走了幾個轉身，逕奔入窗口來。終是這荀氏年紀老成，有些主張，口裡念著太上老君，兩手拈了瓦片，打將出去，瞥眼間，那三個小人兒寂然不見。荀氏道：「木妖石怪，何處無之，孩兒們不必憂驚。自古道：見怪不怪，其怪自退。以後只在房裡習工，不可復來閒玩。」說罷，把四面窗扇關上，又將樓門鎖了，娘兒們下樓，聚做一處寢食。數日後，隱隱聽得花樓上有履足之聲，繼後漸聞歌詠歡謔，恰似宴客的一般，笑聲不絕。

荀氏晝夜懸惶，又怕驚傷了女兒，按膽佯為不理。

有一小廝，名喚翼兒，原是個家生子，年近二旬，向來乖覺膽大，見花樓上如此怪異，口雖不說，心下猜疑：「這屋宇在城市中，又非曠野去處，精怪從何而入？員外久不在家，媽媽莫非有甚差錯，故意大驚小怪，將門鎖閉，遮人眼目，留甚人在上作耍哩！」當下瞞著眾人，悄悄地蹣入花樓上來。已是傍晚時候，在門縫裡佇目張望，只見四面樓窗盡閉，黑？？不見人影，但聽得唧唧噥噥的說話響。翼兒心下愈疑，站著窺覷。

忽一人喝道：「掌燈！」喝聲未畢，滿樓上俱是燈燭，照得一片通紅。樓中心虎皮椅上坐著一員大將，生得長軀大臉，暴眼赤鬚，頭戴兜鍪，絳袍金甲，側首坐首一個白鬚老子，兩旁侍立數十員軍校，醜惡猙獰，狀貌不一。翼兒見了，便覺膽寒，顛簸立腳不定，意欲走下樓去，又存想道：「既來此窺覷一番，有一個下落，是甚鬼魅，也好祛遣。」復站住，觀其景狀。

只見那大將道：「天色已暝，何不移酒過來一樂？」兩旁軍校齊聲應諾，紛紛地搬出肴饌來。一霎時，羅列盈案。大將上坐，老子側陪，軍校等執壺把盞，吃了一回，老子道：「向蒙將軍囑托，要一良緣婚配。小神遍處尋覓，並無合意者。日前於此偶爾經過，見本宅二女端方有福，若與將軍匹配，足稱佳偶，故請將軍至此合盞成歡，小神也叨一杯喜宴。為何連日已來，只見宴賓款客，把洞房花燭之事付之不聞，未審是何主意？」

那大將笑道：「呵呵，空教汝作一隅之神，枉活了多大年紀，豈不知求親告債之說乎？汝未報之先，吾已見黨宅二娃之美，願求婚配，但未通媒妁，豈可草草行事？使諸親友聞之，豈不笑恥？」老子道：「將軍欲通媒妁，呼吸可行，何必如此濡滯？」

大將道：「吾細思，通問求親，非汝不可。明日煩駕，與荀母一言，便成花燭。」老子道：「承尊神重托，敢不奉行？倘荀母不允，如之奈何？」大將道：「彼若慨然允諾，黨家之福也；如推辭不允，呼喚諸鬼眾惡，騷擾他無容身之處，那時不愁親事不成。」翼兒聽了這活，不覺怒從心起，大喝道：「何處邪神，在此作怪？」即把泥塊擲將進去。那大將發怒道：「誰敢觸忤吾神，快與我抓來。」又大吼了一聲，將房子震得浙刺刺地響。忽見一藍面長鬼，從屋簷上跳將下來，怒目齜牙，逕撲來要拿翼兒。翼兒慌了，口中喊叫「有鬼！」從門口倒栽蔥翻下樓去，跳起身就走。那藍面鬼隨後飛也似趕來，剛追至軒下，被一隻黑犬衝將來亂吠。

荀氏聽見了，疑是後廳有賊，慌掌燈，令男女等都出來照理。

只見軒子前翼兒仰面睡倒階下，那黑犬兀自呲呲地叫個不住。眾人忙提起看時，但見他面青唇紫，兩眼緊緊閉著，口裡哼哼地呼喚「有鬼！」。荀氏道：「一會子不見這狗才，原來在這花樓惹禍！」一連狗了幾口涎唾，扶出前廳上來，把熱湯灌下，坐了一會，才開眼道：「好也，得了命也！」眾人問道：「你大驚小怪，卻為著甚來？」翼兒歎了幾口氣，將花樓所見的事情，如此如彼說了，又道：「適才被那藍面鬼追將出來，若非黑狗趕去撲咬，險些兒被他抓了去，這會兒膽水不知落在那一隣去了。」荀氏道：「花樓上成精作怪，我已閉窗鎖戶暫避之，待其自退，誰教你大膽偷覷？不拿你，拿誰哩？」家僮們齊勸道：「奶奶不必著惱，且教翼兒睡了，明日另作理會。」

荀氏依言發付男女們各自回房歇息。

次日，接親族們商議此事。內中一老者，姓車字雲甫，乃黨家久鄰，有些見識，對眾道：「大凡人家住居，寧可人多屋窄，莫使宅廣人希黨老丈只顧著生計，將幾房從者盡分撥出外，留這些小男、碎女與安人守家。你只看寬蕩蕩十數進大屋，靜悄悄沒個人煙，那邪神野鬼乘機而入，蒿惱你家。誰教這小廝呆著一副大膽，黑夜去窺覷？好險也，好險也！」眾人道：「老丈議論的極是，如今何法處之？」車雲甫道：「老朽素聞清陽庵道士滑士游年紀高大，素有道術，能驅邪遣鬼。及早備禮，去接他修齋作醮，求懇天帝正神，驅逐邪祟出門，自能安靜矣。」荀氏依言。登時備下禮物，親自乘轎，往清陽庵見了滑道士，拜懇作法逐邪。滑士游接了禮物，令荀氏回家齋戒三日，然後赴壇作法。荀氏告別去了。

到第四日，滑道士率領徒弟牛二松、徒孫巫近槐、玄孫李旭南、玄玄孫翟伯服，共五員道士，到黨家來，做三晝夜道場圓滿。滑士游披髮仗劍，親到花樓上來，誦咒捏訣，鱗罡步鬥，正將法水噴入門口去，只聽得一片轟雷裂帛之聲，一大將閃將出來，舉手中鐵錘劈面便打。滑士游叫得一聲「阿呀！」錘已擲中左臂，把寶劍、水盂拋在一旁，翻筋斗翻下梯。眾道士與黨家親族人役你扯我拽，亂跌下樓去，堆做人山，燈燭盡滅，將老道士壓在下面，叫苦不迭。幸廚房相近，廚子們持刀執斧，敲砧板打銅鑼，一齊喧哄出來，將眾人一個個提起，看那老道士時，直僵僵暈倒地上，口裡一面叫苦，還念誦：「轉妖縛邪，殺鬼萬千。」眾人笑道：「妖神已去了，老法師尊軀也將壓扁了，尚念咒做什麼？」滑士游道：「再念誦幾句，怕這爺爺轉來處？」眾人笑做一堆。滑士游蹲倒地上，回頭問道：「翟兒不妨麼？」牛二松原有幾分酒意，又被壓了一下，瞅眼道：「扯淡！自己壓得幾死，還問什麼翟二、翟三？」滑士游道：「咦！我便問這一聲，不傷恁，切己鳥事，煩惱怎麼？」牛二松道：「不差，肉麻！惶恐老老年紀，不通世務！本宅求你捉鬼，反被鬼侮弄，若非眾位朋友相救，這條老命差不多嗚呼哀哉！只索捲起經事回去，還記念小翟怎的？這叫做老不知死！」

滑士游大惱，負著疼，呲呲咬著牙齒，掙扎起來，罵道：「黨媽媽府上一場大經事，要我等驅邪遣怪，區區手段，誰不知道哩！今夜走了爐，畢竟是汝等身體不淨，誤了大事，反嗔我多問，好不達理！」巫近槐、李旭南一齊道：「今日本宅一樁正事，我等不能完局，多少沒趣！你兩個老人家絮絮聒聒怎麼？豈不被人笑話？或有不圓處，回去爭理，何必在此饒舌？」

滑士游、牛二松再欲爭論，被眾人勸住。一個廚子笑道：「老法師快請出去，廚房裡傾翻了醋罐子，要去收拾，無暇奉陪。」

眾人哈哈地大笑起來。翟道士先自溜了，隨後眾道士齊哄出廳外，令道人收卷經擔，無顏含愧而去。荀氏見了這個景象，又惱又笑，留親鄰吃罷晚飯散訖。當夜，花樓上打滾嘶嚷，比往常倍加熱鬧。荀氏慌張無計，親自乘轎遍處求籤問卜，詢何鬼魅；又訪問真人法士，終日延請驅遣。奈何那邪神法力浩大，凡驅遣一次，反添上一番煩惱。不及半月之間，前廳後堂都被鬼占了，爭鬥廝殺之聲，喧哄不息。向前只是夜分出來，已後青天白日，長長短短、大大小小之鬼，穿東過西，現形作怪。

荀氏無奈，只得領了兒女、僕婢搬出牆外棧房裡避之。這都是亙古之所未曾見的。有詩為證：

道高德重鬼神欽，何事書符與誦經。

術者漫勞螳臂勇，反教魑魅現真形。

前說都是敘黨家見鬼根由，按下不題。且說滑道士因翟琰問及臂傷一事，將黨家神鬼侵擾源流細講一回。翟琰道：「那黨家或者平素為惡不仁，結下冤孽，以致神鬼作殃，這是無法可解的事了。」滑道士道：「黨員外夫妻兩口兒最是純厚，縱使吃藕，也是

怕響的，有甚冤孽作祟？不過是天災人禍，偶爾相湊，聚成作耗耳。」瞿琰道：「既是那家良善，怎忍坐視不救，縱邪鬼之猖獗？」滑道士道：「老朽也只好虔誠發檄，盡法驅逐。不知是甚力量，反受其傷。誰敢再捋虎鬚，前去行法？」

瞿琰笑道：「老丈等無非是口傳心授道家符咒，隔靴搔癢，未得真傳，怎能穀降神伏鬼？我學生自有玄妙之術，縱使玉皇上帝、各天門內天神天將，見了我自然斂手而退，何慮妖神野魅乎？」滑道士聽了，半疑半信的道：「三相公既恁地說時，必有真才實學。明日老朽對黨媽媽講知，便來相請，萬一決撒時，道士們又增一話柄了。」瞿琰道：「老人家多講。終不然假以行法為名，誑騙錢財不成？」滑道士道：「三相公果能如此，小庵亦叨光彩。」喚過翟伯服，吩咐往黨家去：「對媽媽說知：有一青年相公，法力甚大，老師大拜懇為宅上驅邪。汝先去報知，令他牽馬來接，我好陪翟相公同去。」翟伯服道：「日前壓得不怕，兀敢再去闖禍？」滑道士道：「誰要汝多口！三相公自有玄妙之術，快快去走一番。」翟伯服一面走，口裡嘟嘟囔囔的埋怨去了。

瞿琰道：「救難扶危，自是仁者的念頭，何必令彼來接？」滑道士道：「更見三相公好處。老朽臂雖負痛，足頗能行，相陪尊駕一往。」瞿琰道：「二哥暫留一候，待弟親去按治，或遣或擒，臨期下手，速則今晚，遲則明早方回。」翟璿道：「三弟自去，我且在此尋睡。」滑道士拄竹杖，同翟琰出庵，緩步而行。剛走的一半路，翟伯服喘吁地奔轉來，搖手道：「小相公、老師太不必去了，黨媽媽一家子哭得振鈴，去也無益。」滑道士道：「黨家為何啼哭，可曾問來？」翟伯服道：「他家一窩子老小哭的正苦，誰敢去問他？」滑道士沉吟不動。翟琰道：「哭之悲切，事在至急矣，怎不去拯救？老法士慢來，煩翟兄引予先去。」翟伯服不敢推托，躡身便走。二人飛步，奔到黨家小屋門首，那屋裡兀自哭聲未住。翟琰推開門扇，只見黨媽媽鬍頭散髮，睡於地上，口裡哭叫：「神爺呀，還我兩個女兒來，不然，這一條老命也是死數！」裡邊有十餘人，哭的哭，勸的勸，團做一塊。翟琰分開眾人道：「且扶起這老嫗，講一個詳細，自有區處。」眾人看翟琰青年美麗，衣衫華彩，諒來不是庸常人物，一齊將媽媽扶起，說：「這官人問你老人家備細，且停悲告訴，為你處分。」

荀氏把兩眼珠淚拭乾了，向翟琰萬福，翟琰答禮，勸道：「老嫗且自掙揣，為甚如此悲慟？」荀氏即提起花樓見鬼情節。

翟琰道：「前話我已知道，但只講今日為甚啼哭？」荀氏道：「寒家十餘造屋宇，都被那兇神惡鬼佔據，無一塔兒餘屋可以容身。母女們無奈，移出棧房裡棲身，避其騷擾。昨晚正和兒女輩秉燭閒談，猛然一陣風起，把燈燭卷滅。急掌燈時，兩個女兒寂然不知去向。畢竟是那伙妖神攝去了，又不敢入去尋覓，諒來多死少生，因此老身悲切。」翟琰聽了，暗想：「鬼神作祟，造物之戾也。諸耗猶可容之，今踞攝室女而去，必是淫邪魍魎，若不早行誅戮，將來禍不可測。」對荀氏道：「且請寬心。凡淫神攝女，准不加害，只今夜拿住凶魔，穩取二令愛還與老嫗。」旁邊轉過車雲甫來，把翟琰自上至下看了一回，張目道：「小相公請回，莫在此飛蛾赴火，自戕其命。」

翟琰正欲答言，恰好滑道士走入門來，車雲甫拱一拱手，指著道：「小相公不怕時，只問這老法師討一個信息。」滑道士道：「老施主，你不知，這小相公年雖弱冠，文武皆全，兼通法術，助劉爺征番滅寇，大建功勳，正要去做官哩！他有真才實學的手段，才敢來遣怪除妖，你莫要阻擋！」車雲甫道：「我瞧小相公一貌堂堂，必居顯位。但治人極易，治鬼甚難，故勸他莫要惹禍。向日便宜了足下，只壓得似鴨叫；近來初九日，杜真人尊頭著了一石塊，打個窟窿，血也流了幾碗；十二日，戚法士行法不靈，恃著力猛，手舞雙劍，滾將入去，被他捉倒，口耳鼻內塞了泥塊，擲出門外來，我等急救時，已是半死；昨晚，關和尚誦經求釋，正在甬道中焚化紙錢，被眾鬼抬到火燄上，扯來拽去，恰似熏臘豬的一般，屁股上燎漿泡脹起來象鼓釘大。你想，好利害也！」滑道士聽了，打一個寒噤，簌簌地發起抖來。不知這老子怎得回庵，且看下回分解。